朱子文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文集

(二)

朱熹撰

朱子文集卷之二

答連嵩卿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有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瀁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卻以見諭。

答程允夫

熹承寄示前書。所諭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麤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麤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幷孟子而不知

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淸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閒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方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旣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迹。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閒。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

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眞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眞積日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閒。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眞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爲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布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閒所有不過是耳。謾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題出矣。恐已自有之。如未有。且留看。夏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蕕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燕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齕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邪。文仲爲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尙可考也。吾弟未之

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答石子重 懿

熹竊謂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尙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循先儒之說也。

答李伯諫 甲申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閒。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來書之語。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來書中之語。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眞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

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胷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册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如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游察院語。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熹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眞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爲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爲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爲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

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尙可以爲道乎。

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眞。未嘗不在。何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池。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矣。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顚。則亦未能排眞佛也。熹謂退之稱大顚。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

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熹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爲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著急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

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熹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熹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須有徵驗處。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熹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

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便欲當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語。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爲偉人。熹前言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麤疏。後來卻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子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事見蘇黃門龍川別志。第一卷之末。蘇公非詆佛者。其言當不誣矣。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爲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謾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答李伯諫

承諭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閒。凡日用閒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閒。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

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眞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麤。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諭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蔡季通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卽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閒。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閒。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

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爲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胷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爲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

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閒而已。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一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答歐陽慶似光祖

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甚善甚善。抑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答嚴居厚士敦

示諭進學加功處甚善。觸事未能不爲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他歧。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閒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

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昨見所論三子具體而微。似未免太徇時好。然務爲奇險。反使詞義俱不通暢。久欲奉告而未及也。因此布陳。僭易僭易。

別紙諭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自難明。且當虛心平氣。反復諷誦。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棼之。雖欲彊爲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今且據來諭而略言之。宿字訓直。禮書如此處多。先儒之言。似不可易。壹字非訓一。便只是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試以是思之。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無毫釐之差。故日用之閒。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氣。皷淫邪遁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楊墨釋老之言。無不具此四者。然今亦未易遽論也。請且如前說。反復玩味。要之以久。自當釋然有解悟處。不必廣求。徒勞日力。只二先生有說處。鈔出同看可也。

答丘子野

示諭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辭。筮有變老陽老陰。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茲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閒。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

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此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卽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答李深卿泳

昨擇之持示別紙。教告甚悉。時亦不暇奉報。然因其行。嘗口附區區。不知高明以爲然否。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謂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爲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顧嘗著力研竟。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採。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

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閒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爲兩塗。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爲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也。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爲可也。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爲過。但其閒。卻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是以因來諭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爲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鄙見如此。或有未當。因來卻望見教。勿憚反復。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此矣。千萬至懇至懇。

答胡寬夫

示諭疑義數條。足見別後進學之篤。甚慰甚慰。大概如此看。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閒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

得。況廢卻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卻與人爭一場閒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功。學者用力切要處。承於此留意甚善。但其他推說似太汗漫。多病痛。以熹觀之。似不必如此。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卽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卻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子思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言且只各就本句中。體味踐履。久之純熟。自見淺深。今亦不須彊分別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己腳根卻不點地。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大學解想亦看未到。四哥又自有日課。不欲妨他。教人者須常存此心。郭子和中庸頃曾見之。切不可看。看著轉迷悶也。其他所欲文字合用者。前已附去。其他非所急者。更不上內。想自曉此意。千萬息卻此心。且就日課中。逐些理會。懇實踐履。方有意味。千萬千萬。後生輩誦書。亦如吾人講學。只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覆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陽子直方

承諭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

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眞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諭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諭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攪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眞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太抵身心內外。初無閒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

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幷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閒。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京來書。尙執前說。而來諭之云。亦似未見內外無閒之實。故爲此說。幷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京者。亦幷寫呈。幸詳思之。卻以見告也。

答廖子晦德明

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諭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髣髴。甚者披根拔本。顚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閒。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眞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

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工夫。須如釋氏概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慮至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託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託。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爲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成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閒。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而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談此爾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忘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修治澂其濁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爲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語此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眞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

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爲辭。如以資始爲繫於陽。以正性命爲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答廖子晦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爲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卻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大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

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懵不知其所存也。

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諭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諭。尙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焄蕭灌鬱。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

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鑪。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麤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卽且置之。姑卽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答廖子晦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爲莊敬持養此心。既存設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卽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

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日之弊。無不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答廖子晦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閒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聱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答廖子晦

顏子鑽仰堅高。恍惚前後。喟然發歎。既知道體之無窮。又無所用其力。將欲罷之。而此理已躍如於中。有不容已者。而夫子循循善誘。復示以用力之方。博之以文。約之以禮。顏子窮格克復。既竭吾才。日新不息。於是實見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顏子者。可謂眞知者哉。夫博文約禮。先王所以講習體驗之功也。所立卓爾。亦豈離降衷之性。固有之彝哉。而顏氏之眞知如彼。後人之不能及又如此。進寸退尺。每誦師言。惕然警懼。輒敢推廣先生之說。復以求教。詳賜開曉幸甚。

所論顏子之歎大概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此致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爲吾有況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己爲一耶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近時朋友漫說爲學然讀書尚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尚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之利而徒取廢錮之禍者甚可歎也來諭蓋已得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功夫勿令間斷久當自有眞實見處也

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是蒙爻所謂以往吝也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抑又聞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故元爲善之長仁包義禮智三者先之以仁裁之以義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慘怛之愛忠利之教所以不免於刑者亦好仁惡不仁耳今之爲州縣者不念民生之艱刑罰失平征取無藝箠楚流血苟以逃上官之責而過於寬者又一切廢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詳講伏乞賜誨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偸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閒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緩急可否是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己。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己。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須當計會案吏。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謬矣。又如縣道送兩稅薄。上州磨審。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卽簽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爲寬。不知孔子意裏道如何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答廖子晦

前此屢辱貽書。有所講論。每竊怪其語之不倫。而未能深曉其故。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草草奉答。往往只是說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之論也。此雖微陋疏率之罪。然因此卻得左右明辨力叩。敷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

蓋詳來諭。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麤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堅仰高。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胷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知顏曾洞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

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諭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工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諭之詳。終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子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縶也。大顛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髣髴。計其爲人。山野質樸。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詩亦未甚曉。不敢又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

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答滕德粹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閒才得一歸埽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錄。亦已久矣。而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爲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歧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胷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他未暇及。昆仲書無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答滕德粹

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患所迫。故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面

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便更著力加意理會。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便自然不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爲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有寄身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答滕德粹

知官閒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功夫。歲月如流。易得空過。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所望者。則不止此。願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時相見無疑可問。乃所望耳。谿堂雜文。久欲爲作序。但以當時收拾得太少。詩篇四六之外。雜文僅有兩篇。想亦未是當時著力處。未有意思可以發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若題底文字。以故遲遲至今。欲留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爲諸處人督迫文字。困憊殊甚。不免且小須也。釋氏之說。易以惑人。誠如來諭。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然。雖欲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淫侵蝕。日以益深也。

答滕德粹

示諭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爲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想。以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爲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閒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

此來。不如乘閒早決此計。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

答周舜弼

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痛病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仁字想別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論。因來不妨見寄。

答周舜弼

葬事不易便能了辦。喪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深念閔、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望也。

彼中朋友。用功爲學。次第如何。便中諭及。向時每說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於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答周舜弼

示諭爲學之意。大概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閒。實用其力。念念相續。勿令閒斷。

答周舜弼

來諭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耶。

答程正思

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麤疏處。辨論功夫。勝卻玩索意思。故氣象閒。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

答程正思

論語舊嘗纂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亦甚欲相與商訂耳。

答程正思

熹忽被改除之命。來日當往奏事。倘得遂瞻玉陛。不敢愛身。以爲朋友羞。但恐疏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耳。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爲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怪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册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以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程允夫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別紙條折以往。試熟看數過。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爲文章之士而已。則以吾弟之才。少加勉

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誚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議耳。但恐浮豔之詞。染習已深。未能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答程允夫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答程允夫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槪舉。但其辨足

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處始覺其謬

答程允夫

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閒行住坐臥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闕期尙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爲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丁寧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陋無所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此句尋常如何看因來諭及龜山易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藁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飫充足潘子淳書頃亦見之蓋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學之敝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爲如何他時於已學上有見處此等自然冰消瓦解無立脚處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眞不虛語正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語錄此閒所錄旦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頭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卻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程允夫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以少卻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卻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卻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草此爲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自愛。

答黃子厚

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爲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並觀博考。見其淺深疏密於毫釐之閒。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鄙意如此。試思之然否。卻見諭登山之興。前日失之於跬步之閒。今復冒暑而往。則有所不能矣。或恐欲尋舊約。卽請見過。卻議行計也。伯恭甚愛上嵐山水。前日經行。適値風雨。尤快心目也。

答董叔重

示諭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是看大指。卻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易字之說。前累

奉報。鄙意但不欲學者。切切於此不急之外務耳。必欲與名相稱。則以叔重易之。蓋取通書其重無加焉耳之義。如何如何。

答董叔重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明了。適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也。但來諭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眞是聖學眞的要妙功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答董叔重

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殊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爲狂瞶耄。無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爲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微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於先王。微子去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爲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爲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爲二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彊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

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隮。然箕子以謂。我與受其敗。猶言我起而諫。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尸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彊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於先王而已。審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避嫌遠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與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殷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爲臣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値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唐孔氏。蓋推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辭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其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心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卽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卽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

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爲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遯逃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罔爲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歟。妄意如此。乞賜諄切垂誨。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答黃子耕

伏枕月餘。已分必死。自入夏以來。卻稍輕減。但今餘證往來。頗亦廢事。明年便當七十。據禮而論。亦合衰殘。無足深歎也。但此道衰微。方賴朋友潛思固守。以庶幾於久遠。年來僅得伯豐最爲可望。乃復盛年奄至大故。聞之傷悼不能爲懷。非獨以平日往來游好之情而已。聞其親年高。遭此何以堪處。江西朋友書來。卻皆言其子瞻事。此則猶爲不幸之幸。欲遣一人持書致奠。幷弔其家。而力不能辦。今有書信。不免奉煩。爲尋的便附往。若相去不遠。更得專人取其回書以來。尤所望也。所諭職事。縷縷備悉。既是出來仕宦。此等自不能免耗。金文字以目昏未能盡讀。然其大概已可見矣。改秩後。授一湖北淮南僻縣。優哉悠哉。

聊以卒歲。此乃今日最上策也。

答黃子耕

兩辱手示。得詳近況。良以爲慰。竟從銓部調遠邑而歸。既無冒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所處甚精。吾黨足以增氣矣。甚幸甚賀。聞湖北深僻民少事稀。無迎送督促之煩。以優游讀書。此今日仕宦之最佳處。想歲下了卻令兄位下一二事。便可行矣。自分寧取道。應亦不遠。但恨相望益遠。最晚沈痼。無復相見之期。此爲恨耳。伯豐子弟如何。自其云亡。念之不能已。蓋朋友中敏悟未有其比。意其它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游好之私情也。

答黃子耕

知赴官有期。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爲失計也。來諭更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他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麤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時氣滿心腹。今日乍寒。痛甚幾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予之益。況如賢者春秋尚富。精力尚彊。其可不自勉乎。安仁經界文字。其畫一中。所言戶部行下者。卽是李仲水所行。其言本縣措置者。卽是當來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一細觀。然亦可以見其不苟之意。鄉在臨

漳。訪問打量算法。得書數種。比此加詳。然鄉民卒乍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在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卻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卻自省事。恨爲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賦之效。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

答曹立之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祕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向許此來。今賤迹既不定。想其聞此旱暵。又未必成來。深以爲恨也。程丈諸說。亦有鄙意所未安者。以未參識。不欲劇論。但未知立之見得宥辟未發等語如何。若已無疑。卽不須論矣。立之所疑太極之說甚當。此恐未易以口舌爭也。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佞邪。正是相資爲用。不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相畏義之心。而近習之智尙淺。故其爲蔽也未深。是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歌者。先覺其所薦之能害己。而有以閒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爲計邪。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逶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然此

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氣質一定。不能自易。奈何奈何。近得程丈文字。論及黍尺制度。此中無人。及文字可討論。尙未及報。但告羅進賢。甚蒙其留意。亦以此取怒於府帥。使人不自安也。立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如熹自度。必不能濟當世之務。然渠輩作此議論見識。亦適可保身。不犯世患耳。其不能濟世。恐亦無以異也。

答范伯崇

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馭下。尤不可不加意也。

答何叔京

上蔡語錄上卷數段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洒耳。

答趙詠道

熹求道不力。衰晚無聞。辱問之勤。不知所以爲報。然少嘗聞之。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惟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

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俱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綠衣黃裏之轉而爲裳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戶。經由必能具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爲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也。今一且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册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欲爲沙隨程丈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答周南仲南

往歲湖寺雖嘗獲一面。而病冗不能款扣餘論。後乃得見廷對之文。切中時病。深以歎服。益恨相去之遠。不得會聚以講所聞也。茲辱惠書。又見季通。具道遊從切磋之益。深以爲慰。比日雪寒。德履佳福。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

而又軀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諭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眞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皋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游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周叔謹行。草草附此。不能竟所言。政遠切祈珍重。

答析子明

伏蒙鐫諭先正墓文。使人三返。而勤懇益至。熹雖至愚。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亦何忍爲此牢辭固拒。以逆盛意。實以衰悴。心目俱疲。不堪思慮檢閱。而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邸報。觀其怒目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作如何處置。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爲人作一字。近所祈懇百拜而辭者。已數家矣。若以尊諭之嚴。遽弛此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至。從之則召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之。未見其可。兼餘年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精力可以給此。切告矜亮。貸此殘生。不勝千萬哀懇之至。

答度周卿正

比來爲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閒。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幾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

異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答張元德

衡陽之計。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爲懼。而賢者乃勸彭丈何也。熹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所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卻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疏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碎。密故拘。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腳。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所論新法。大概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胷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眞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爲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

爲不多。然眞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爲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祧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字可以的當。與介父爭是非者。但今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爲非。排介父者。便以爲是。所以徒爲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而未易究。

答張元德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卻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賸了。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說配義與道。卻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卻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適檢集註。說得儘分明了。不知曾子細看否。只此數字分明。卽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所謂沖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卻恐不免眞爲擎拳豎拂者所笑矣。其他所論時習率性鳶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令分明。便中蚤報及也。

答王晉輔

薦承委諭。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於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蹤。爲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閒。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己。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若但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所諭鄙文。何乃爲此曲折。已託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答池從周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前更有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雜。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爲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汎愛雖非初學之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恝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泛愛也。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爲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然。只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答李晦叔

理固如此。然須實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語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朱子文集卷之三

答汪太初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熹於足下。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游。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宦牒來官廬阜。同郡諸生。閒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先之。三復誨諭。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容也。然閒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縣縣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嘗深爲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爲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爲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未卽會晤。惟進學自愛爲禱。悤悤不宣。熹再拜。

答潘叔昌

細讀來諭。足見爲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免者而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已深愧靦。惟明者有以裁之。

答黃直卿

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久無好況。不暇奉報。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卻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近日講論及修改文字頗多。當候相見面言之。

答黃直卿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閒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

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邪。通書中所謂誠無爲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之意。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象思維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胷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邪。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諭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辯。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著此意思。橫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牀。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爲聞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躐等也。

答呂子約

示諭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工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稍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

自頃承書。有專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嘗感疾不輕。甚以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縣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憂疑。頓釋。既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

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計。亦例如節嗇。然區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滎陽諸公惜也。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卻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幷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陳正己書來。說得更是怕人。今錄所答渠書去。幸一觀此。尤可爲歎息也。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恐所謂祇就發用之端而言。則無由見仁之本體。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蓋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別。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爲於此認得不眞。故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

穀種一條。最爲親切。而非以公便爲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爲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卻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諭。愈詳密無疑矣。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卻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閒。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經說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纔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如此看得文義方通。來諭糾紛。殊不可曉也。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知自是知。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答呂子約

示諭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食長歠貪多務速卽不濟事耳洒埽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旣失之於前矣然旣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呂子約

示諭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答呂子約

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問。怪其觀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論必有事焉。鳶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虛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較論量。卻向外面博觀衆理。益自培殖。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卻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卻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工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若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彩。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爲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張史記時變之學。以近日都人觀美出涕沱若之章觀之。亦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虛心之弊。反爲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弟。欲發其所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上。公聽并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人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約。比之他人。又有此擔負。尤不可以不勉也。

答王子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諭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并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

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眞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爲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爲曾子之爲邪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爲仁者易辭之過也如何如何

答王子合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爲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幷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爲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爲言矣今以陰陽爲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爲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間見以爲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日爲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間見以爲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己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

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

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爲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夫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閒。而其實無二物也。今曰子貢、曾點、知道矣。而窮理未盡。則未知所謂道者。又何物耶。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旣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前日窠臼也。細看後書。已改識字爲知字。又云。心體之知。亦似已覺前弊。但未脫然耳。

答林伯和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閒。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敎。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旣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

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閒。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閒。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豫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胡廣仲

熹承諭向來爲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蒙厚惠矣。然以熹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蓋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伏惟幸垂聽而圖之。

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繆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强說。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之定體如此耳。非如來諭之云也。此熹之所疑者二也。知言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卻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曰以情爲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

此則是專以心爲己發。如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義程子答呂博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此熹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總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爲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爲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爲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大過。無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諭以爲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爲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它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爲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熹之所疑者五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爲體用。則是猶使以方圓爲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諭所疑。卻恐未然。又云。中自過不及而得名。此亦恐說未發之中

不著。此熹之所疑者六也。至於仁之爲說。昨兩得欽夫書。詰難甚密。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卻已皆無疑矣。今觀所諭。大概不出其中者。更不復論。但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卻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癢。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憤驕險薄。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弩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如上蔡詞氣之間。亦微覺少些小溫粹。恐亦未必不坐此也。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爲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爲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卽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爲學之要耳。細觀來諭。似皆未察乎此。此熹之所疑者七也。晦叔書中。論此大略。與吾丈意同。更不及別答。只乞轉以此段呈之。大抵理會仁字。須并義禮智三字通看。方見界分分明。血脈通貫。近世學者貪說仁字。而忽略三者。所以無所據依。卒并與仁字而不識也。夫來教之爲此數說者。皆超然異於簡册見聞之舊。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爲精矣。然以熹之所疑考之。則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鑿也。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眞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

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强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賸。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模中脫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模橫在胷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熹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別爲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爲足。以合內外之道。則非熹之所敢知矣。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仰恃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罄竭所懷。以求博約。蓋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倘不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熹之淺陋矣。

與吳晦叔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閒少有疑。輒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向。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卽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卽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猶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宜皆西向。彷彿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祫祭時言

也。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至朱公掞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向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直巳丙上。若又東向。則正背卻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向。則廟當南向。而列主如祫祭之位。唐禮閣新儀。祭圖設位。曾祖在西壁下。東向。祖北壁下。南向。父阼階上。北向。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牴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非仲月。伊川作主。粉塗書屬稱。而此云刻牌子。疑亦當時草剏未定之論。此皆語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廟之主。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不盡。更以己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意以爲殆不若不行之爲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如何。

答吳晦叔

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

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略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考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

答吳晦叔

前書所論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卽只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尙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尙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爲愈。不必强爲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熹向者。疑其並行也。

答吳晦叔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稿。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閒。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

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閒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埽應對之閒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母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

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概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麤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闢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諭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諭之

答吳晦叔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卽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爲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爲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欿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

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愚意如此。恐或未然。更乞詳諭。

答石子重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昨報其書。嘗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卻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之失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因風卻望示教。

答趙提舉善譽

遠辱貽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慰亡量。不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

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眞也。今且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賓主親疏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爲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爲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爲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疏遠近。皆卽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爲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爲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爲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陋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爲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

子之云者。非聖人掇意立說。而强爲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己意之所爲。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爲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概。幷以爲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

答林謙之 光朝

熹愚不適時。自量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熹所敢議哉。過蒙諄譬荷愛之深。書尾丁寧。尤爲切至。熹久欲有請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蓋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縣絕之言。以

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卻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熹綿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末如之何竊獨以爲非如執事之賢素爲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救之故敢以爲請執事誠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駑頓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布聞因謝先辱餘惟爲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上狀不宣

答江元適

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閒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閒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閒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閒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眞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爲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力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爲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爲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名之以義强名則義之爲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爲義是以既失其名因昧其實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說此正告子義外之蔽也一不知義則夫所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

正蒙之書。而五峯胡先生者。名宏字仁仲。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爲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爲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楊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自認。存眞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爲二。大抵天人初無閒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卽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閒。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淩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爲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爲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揠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爲傀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爲日用之閒。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眞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牴牾尙多。然其大槪節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俟。如有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答詹體仁儀之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二只說踐履。而不

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的。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卻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林正夫湜

嘉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夤緣再見。然苦悤悤。不得款奉誨語。至今以爲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繇奉記。以候起居。每深馳跂。今茲楊通老來。忽奉手誨之辱。假借期許。既非愚昧之所敢當。而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踧踖。而無所避也。雖然。高明之所以見屬之意。豈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於聲利之場者哉。況在今日而言之。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陋。而願自附於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眞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册。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麤覘髣髴。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眞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塗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之

采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可否之決。更俟來教。熹所虛佇而仰承也。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操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論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諭。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正爲是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答何叔京

示諭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

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卻望垂教也。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主賓之辨耳。

答范伯崇

衞公待子而爲政。

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訓。文定說見哀二年。竊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衞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閒。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閒耳。來諭以謂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聵違之。則不說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鍾。爲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興師以脅

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衞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己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諭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但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爲如何。

答陳君舉

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旣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胷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潘文叔

所諭爲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卻成空言。無益己事也。況其所說。一前一卻。纏綿繳繞。終日勞攘。更不曾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擔閣。過卻日時。深爲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嘗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卽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閒窺取一霎時閒。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斲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腳下。一切埽去。而於日用之閒。稍立程課。著實下功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卻日子也。

答潘端叔

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慤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閒。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朋友之望也。

答潘端叔

示諭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途。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

地位也。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修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子細諭及。卻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何如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滕德粹

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使隨事有以及人。則亦可以充其職業。而無愧於廩食矣。親炙諸賢。想亦有益。日用之間。常更加持守講習之功。以求其遠者大者。則區區之所願也。

答滕德粹

所示語說一條甚善。但程先生說。自不可廢。今作實事推說太廣。卻恐又有礙也。兼看文字。且虛心體認實用工處。而就己分用力。方有實效。若一向只如此立說。卻不濟事也。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爲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

答滕德粹

熹昨者再辭恩命。復叨祠祿。幸且杜門。無足言者。前書所諭。深悉學道愛人之志。然退藏之計已決。不獲奉以周旋。

鄭州絹稅。近遂有蠲減之命。亦足爲慶也。

答滕德粹

示諭縷縷備悉。但若果能眞使私情不勝正理。便是確然可據之地。不必舍此而他求也。顧恐或未能耳。記序之作。或不免俯徇俗情。誠如來諭。然其閒亦不敢甚遠其實。異時善讀者。當自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獲。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須旬月。復申前請耳。淳叟、國正。想時相見。有何講論。方丈計亦時會見也。因便附此。草草。惟千萬以時進學自重。

答滕德粹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他事難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游。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從游也。

答滕德粹

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此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爲華靡辨巧也。

答王子合

所諭思慮不一。胷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

解而自釋矣。

答程正思

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閒中玩養。頗覺初有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款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掇。不爲無助。不知正思能一來否。沙隨程丈。聞亦欲入閩。不知何時定成行也。聞其制度之學甚精。亦見其一二文字。恨未得面叩之耳。清卿省處。恐靠不得。不知他日來如何做工夫。離羣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答程正思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爲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答程正思

向見印行干謝論。大意甚善。但論此兩人實事太草草。恐是看得史書未熟。亦不可不加意。今日正要見得此兩人功少罪多處。方見儒者大學功用之實耳。所論心說。亦恐未精。大抵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耳。

答黃直卿

子春聞時相過甚善。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見得。卻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答陳器之

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爲仁。似未精。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詳此意。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爲義。固非專爲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葉味道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尚未見後場題目。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爲擾擾耳。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爲安。門生之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見。卽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詣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宜以謹密爲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答葉味道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答丁賓臣 碩

十二月十一日。熹叩首。上啓丁君省元老友。頃幸接承。便辱垂問。雖喜用意之高遠。然竊觀容止之閒。未甚和粹。意其未似聖門學者氣象。而所問又太多而不切。有不容以一詞相反復者。用是默默不知所對。及承訪逮至於再三。而不免少露鄙懷。則足下已艴然於色。而不欲聞矣。自是以來。彼此之懷。終不相悉。而今者承書。遂有督過之意。三復以還。愧怍亡已。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閒。而著於聖賢方册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反復沈潛。而妄意躐等。自謂有見。講論之條。則又不過欲人之知已。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已。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而深思之。則熹之前日所以告足下者。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如以爲然。繼此見問。敢不敬對。如曰不然。則高明之蘊。必有非愚昧所及知者。幸寬其咎。而姑自信其說焉可也。惠貺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瓶。少見微意。布則例不敢受。前日柯國材之子來饋。亦已卻之。非獨於左右爲然也。

答丁賓臣

來諭富貴利達。莫非天命。軒冕儻來。似未可必。足見信道之篤。然反復其言。乃於得失之閒。未免有尤人之意。似又全未得力何耶。末由面叩。臨風馳想。切冀以時自愛。益遜志於義理之學。是所願望。

答吳伯豐

讀書甚善。所諭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脈。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顚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況所比校。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閒立議論。番得語言轉多。卻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能。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之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爲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概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曾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答吳伯豐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爲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苛細。展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合且放下許多閒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道理。看得精切分明後。卻合衆說而剖判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疏也。正淳書煩

爲附便渠看得文字卻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卻封寄之不妨也沙隨八論及史評有印本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盲也到此只修得大學稍勝舊本他書皆未暇整頓今又遭此禍患恐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亟歸更略下少功夫庶不誤後人枉費心力也

答吳伯豐

歸來半年卜葬尙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辭然恐或不得請卽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能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劾求退其義豈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難以相彊矣閒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落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閒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卻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切也

答吳伯豐

熹懇避經年今乃得請私義少安皆朋友之助也但目愈昏不復可觀書爲撓耳中閒報去數條看得如何此閒亦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子細往往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卻今不免且令熟看若到一一記得牢固分明則反覆誦數之閒已麤得其意味矣更能就此玩繹不置不患不精熟也入城曾見呂子約程允夫許劉諸人否有所講論否比廬陵劉丞去

必便有的便回來。幸附數字。詳及近況。與爲學次第。講論異同。慰此馳想也。

答吳伯豐

熹老大亡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羞。尙賴寬恩。得安田里。然聞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腳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墮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建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久遠故事矣。三大字本就卓上寫成。既摹卽拭去。今無復可得。既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修卽就本修去。不可卽復磨去。亦無緊要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益有緒。山中閒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與諸賢。同心倡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胷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答劉公度

示諭爲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册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卻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稍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

已。至於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曾再到晉輔處否。後生知所趣向。亦不易得。且勉與成就之。令靠裏著實做工夫爲佳。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功夫意思。比舊如何。無疑亦久不得信。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脈。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卻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歎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爲可喜。熹則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劉季章

辱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爲慰。比來想彊健勝前矣。然計亦不能無廢書册之功。但齋居讙疾。當亦自有用心處也。熹衰朽杜門。無足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絕不敢挂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腳不住。況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答劉季章

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眞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答胡季隨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縣絕處。徒使人頗狂處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答胡季隨

熹憂患侵淩。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交。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

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閒。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併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得。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著實。子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千萬至望。

答沈叔晦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龔伯著

示諭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竇文卿

示諭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爲己者爲師。而深以今人之爲人者爲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答賓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心身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卻向裏工夫。

答徐斯遠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値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概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支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據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已處卻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答包定之

近聞永嘉有回祿之災。高居不至驚恐否。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幷觀孟子。尙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陳國錄、徐太丞、諸公。曾相見否。亦頗得同志相與切磋否。此閒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徐居厚

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眞氣。讀書度未能罷。且歇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亦且適意遮眼。自有意味。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況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耶。前此屢欲言之。而悤悤不暇。今亦不特爲養病發也。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如此。卻不知得他合下是甚次第。大抵本領方有功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哉。至於平心和氣。卻是吾人學問根本。亦不爲病。然後當著力也。

答鄭子上

此卻有數士友相聚。然極難得。可共學者。浙人爲功利浸漬。壞了腹心。尤難說話。甚可歎又可懼也。

答鄭子上

所示論語數條。備見別來玩索功夫。偶以病中意思昏憒。未暇細觀。不敢草草奉報。此閒亦有朋友數人。往來講學。但久病倦甚。無力應酬。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新舊諸書。尙有合整頓處。頭緒不一。亦以病倦。不復能如舊日。趲得課程。未知何時復得會面。所欲言者無窮。臨書徒悵然也。

答鄭子上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

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眞。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答宋深之

且附去大學中庸本。大小學序兩篇。幸視。至大學當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東刻本。見爲一編。恐勾倉尙在彼。可就求之。此三本者。昆仲且分讀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歧。不勝怅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二序待次略爲呈白。恐有指摘處。便中幸諭及也。

答宋深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閒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閒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效處也。荀、揚、言性得失。忘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爲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卽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陳才卿

正叔遽至於此。令人痛傷。人生虛浮。朝不保夕。深可警懼。眞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答陳才卿

彼中相聚子弟幾人。有可告語者否。此亦時有朋友往來。但難得身心純一。功夫不閒斷者耳。

答陳才卿

傳簿赴部。何時可歸。待次之閒。且勉其讀書爲學。亦非細事也。熹今年足疾爲害。甚於常年。氣全滿。凭几不得。緣此禮書不得整頓。且看向後病勢又如何。若有可奉煩者。卽奉寄也。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答陳才卿

方叔、子融。曾相見否。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卻是子融去歲在此講論。多不合處。中閒蓋嘗苦口言之。後來一向不得書。不知能相信否。似渠堅苦力量。朋友閒豈易得。覺微有向外欲速意思。便做出許多病痛。學者於此。豈可不痛加省察。或因通書。幸爲致意。

答鞏仲至

置中奉告。欣審比日秋淸。尊履佳福。兩詩三記。併領嘉惠。尤增慰懌。但鄭君之爲人。不復記憶。有如來示。誠不易得也。宗司刻石簡嚴得體。書亦淸婉可愛。安濟則似太詳。雖云合有許多說話。然亦當有所取舍。

觀前輩所作可見也。率易及此。如何如何。帥官稱。蓋欲以見廟堂之舊。然不知於古。亦有初否。似不若只書職名之爲正也。昌父得書。欲來相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紙。及寄未病時手寫詩一編。淸苦寒瘦。如其爲人。其閒亦有斯遠、仲止、數詩。皆有思致。足以慰離索。但未知訊後病已差未耳。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徙家之與。此固所欲。但於渠聚徒之計。則恐失之。便無以爲生。亦須細商量耳。論作官則誠不若聚徒之爲安也。偶與應辰過門。云欲請見。亟附此紙。不能究懷抱。衰病中閒嘗小愈。今復大作。拘攣痞滿。有甚於前矣。

答輩仲至

稍不聞問。積有馳情。比日冬溫。恭惟幕府多暇。動履有休。眷集郎娘。一一佳慶。熹老病衰朽。有加無瘳。置之不足道也。但書課未畢。而不能俯躬伏几。以究其業。此爲悵恨耳。適聞帥司行下。發諸舉子倉租米。變糴買銀。赴司送納。不省何謂。前政辛勤規畫。爲此活人之計。其心甚仁。其惠甚遠。何忍一旦遽破壞之耶。今之從政者。固不可以此望之。特賢者適從事於其閒。則似不宜有此耳。不審文書所下。亦嘗關由參署而後行。抑吏輩徑下之。而初不以白也。州縣得之。直便行下。無復商量。所幸今非變糴之時。且得宿留。故爲奉扣。幸更審之。若無急切之用。不知亦可且與行下。仍舊收支否。況此一縣所有不多。不過八百餘斛。糴之得千緡耳。帥司不待此而後富。而徒使自是以往。生子之家。失救接之助。且將復起故時殺棄之風。則作俑之過。將於誰責而可耶。設若必有急切。須至移用。則向時後山千緡之米。似卻可以抽回。蓋彼處

已有社倉市戶村民一例請貸初無間隔不必爲此偏惠以厚游手而又初無收貯之地又無專掌之人以今夏私糶之事驗之亦可見其無用而有害矣若不收回將來不過又只如此或更別生大害負累後人不若及今行下令其收拾搪管俟來春以後得價之時發糶解赴使司之爲使也兼此事今年行得非常乖繆追呼驚擾數月不定及至胥吏乞覓飽足之後有罪者不坐而無辜者枉費從旁觀之令人扼腕但以未決之時嫌於請囑不欲言之今事已過乃敢說耳若欲收回便可行下徑自指定專委一二人爲首及早收拾蔡姓者極富且畏事似可託也卽鄉時去相見名六端者之族衰退之人不當與此若非幕府有吾人在則亦不復能啓口矣然其可否當自以盛意財之勿使外閒人知拙者嘗有言以重其咎也亟作此託任慰附便或發遞以行悤悤不暇他及直卿一書幸指揮送達向見說冬閒欲謁告暫歸浙中計必取道於此儻得左顧庶幾少款

答卓周佐

示諭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爲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閒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爲人作書求薦惟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諭如此何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稟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熹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況使作書